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臞軒集卷三

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監生臣龍舜耕

謄錄監生臣孫永治

欽定四庫全書

臞軒集卷三

宋 王邁 撰

論

高帝論一

人惟有所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惟能忍於其小也而後可以成其大古之人有行之者高帝是也何謂有所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天下之大非利於小者所可圖也匹夫匹婦之爭止於簞食豆羹而已也於此而有人

焉不惟不爭之而且遜諸鄰而不受則一鄉之人莫不
畏服之矣為一鄉之所畏服則一鄉之事彼固可得而
辦之也推而上之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無
他人以其所不為信其能有為也項羽以蓋世之氣
直欲摧岳岱而傾河海然觀其心度之所安大抵知有
楚而不知有天下故其貪戀故國之榮不啻如畫錦之
快是其志已可悲也宜其天下不得而有也高祖徵時
貪財好色之心本銅其中及至入秦之日至玉帛子女

曾不以動其痼疾是何貪於前而廉於後也其心今日
之所欲固甚於前日之所愛者也前日之所愛者溺焉
今而能果敢決裂以求自出焉此其所挾持者甚大氣
量甚高志趣甚遠秦關百二之險帝固得而隘之矣楚
衆百萬之強帝固得而弱之矣范增之徒方且刮目於
其旁其敢以平昔在山東者而藐之哉劉項成敗吾不
決於垓下之圍固已決於項羽眷戀歸楚之日高帝入
關無所取之時矣何謂忍於其小而後能成其大天下

之大非有以容之則天下皆吾敵也少年豪傑之徒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以言勇也天下有大勇者有上人之志而能甘心以下人有集事之謀而未嘗與事爭勢忍小忿而成大謀屈一時而伸於後日此則勇者之所畏也方天下發難之初秦兵常勝逐北羽獨破秦軍虜王離走章邯降欣翳兵鋒所加至必糜潰及聞高帝先入關則瞋目裂眦忿如驕鷹猛虎之不可犯是故每與漢戰有勝無負吁亦壯矣而高帝則惟恐其戰之

不力而勝之不亟也鴻門之役鋒刃蹈前而不之忿也
彭城之敗睢水不流而不之駭也失衆於滎陽跳身於
鴻門中弩於廣武生死患難迫其前而其心則休休如
也置太公於高俎而不以為辱棄二子於後車而不以
為憾南鄭之遷屈節從之鴻溝之約強顏受之寧為之
摧挫困躓而不願較其是非曲直也寬之使不吾疾狃
之使不吾慮豢之以飽其慾驕之以昏其智示其弱而
殺其怒待其間而乘其斃然後全其鋒而破之於垓下

雍容談笑遂置羽於死地前日之摧挫困辱者於是乎
一洒之矣嗟夫唯天下之至廉者為能貪惟天下之至
怯者為能勇帝居項氏於貪而自處於廉故彼之貪反
為我所利帝居項氏於勇自處於怯故彼之勇反為我
所敗藏貪於廉藏勇於怯帝之術神矣其事偉矣

高帝論二

子房高帝之著龜也帝以聰明精敏照臨臣下蕭曹婁
鄒不足以望清光然猶時出一謀一畫以為助帝皆開

獎容納之至於臨大事決大疑處大緩急未嘗不以質
之子房甚矣子房之大有造於漢也自今觀之南陽之
捷帝意欲西良乃力陳危道之諫遂得以敗秦拔宛設
無良言則秦攻其前宛制其後能無失機之悔耶武關
方入帝欲擊秦良乃設為益幟之計於是大破秦師設
無良言則以我之寡犯敵之衆能無覆師之懼耶既敗
秦兵西入咸陽即欲止宮休舍樊噲之諫不從遂以問
良良則曰願聽噲言是以灞上之師遽還否則盡於聲

色沮撓軍氣禍孰甚耶衆口盈庭請都維邑帝乃唯唯
從之婁敬之言未入遂以問良良則曰敬言是也是以
關中之都遂定否則形勝一失進退無據危孰甚耶楚
兵方張力非其敵關東之地孰與守之使帝不以問良
則遣三大將之計無所聞將恐咽喉之地先為敵據天
下安知為我有耶刻印苴茅封六國後事已垂成誰敢
言者使帝不以問良則八不可之說無所聞恐賢士解
體勅敵並興安保其不長亂耶韓信跋扈難制守地於

齊假王之請驕色可掬帝之怒極矣使良不悟於躡足之頃則信不軌之謀立談而泄况肯終身為帝用耶封賞方行人懷怨望沙上聚首良可寒心帝之慮深矣使良不出先封雍齒之言則此曹機械日深或有倒戈震主之事何以制之耶凡此數端皆切於成敗存亡之大計者子房能為帝言羣臣之所難言知羣臣之所不知故曰子房者高帝之蒼龜也天下已定之後帝溺於愛欲立如意劉氏之業昔以艱難辛苦而得之者幾嘗試

於一擲叔孫通儒者哢哢於口舌間而周昌且欲以死守之子房是時若無預於此吕后使人以高枕而卧之言責之彼豈苟卧者哉端居深念慨然有得四皓朝來而儲貳暮定矣蓋子房從帝於患難中窺見帝之肺腑為甚精熟是以察其機而投之商山之老帝所願致而不可得一旦以太子故盥沐來前帝知人心有屬矣羽翼之成盖有所警而動也是則四皓者高帝之良藥惟子房知其受病之處投之一劑而帝之宿恙即解其功顧

不偉歟伊川嘗曰高祖幾曾用張良良用高祖耳吁有
旨哉

高帝論三

自古英雄之君出而得志天下固其神機廟謨弛張闔
闢有非淺智末議所可窺測然至於摧敗困屛倉皇窘
迫之際智窮而無所施力憊而無所用而卒能宏濟艱
難以成大功者此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秦失其鹿高
皇帝披荆棘冒霜露以與羣雄共逐之而驍暴強鷙與

漢角立者楚其勅敵也羽奮百戰百勝之威西向以爭天下先鋒所加飄忽震蕩如暴風凌雨高帝無尺土之階獨以一身橫當乎其衝徘徊反側不能以自定宜若不得遂其志而卒之破羽垓下成功若是之果者人孰不以為帝之智略足以辦此而奔走前後諸臣預有力焉余謂不然帝之於天下最無心於得之者無心於得而竟得之天蓋有心於相漢也初帝起自沛中蕭曹皆文吏自愛欲稱兵倡亂恐事不就秦族其家獨以帝為

人望所屬故共推戴之以為兵首此非帝有心於利天下也秦兵方強諸將莫利先入關懷王與諸將謀遣長者扶義而西於是帝不得辭此又見帝初無心於入關也自時厥後與項羽相持於崎嶇戎馬間爭頃刻之命者屢矣鴻門之圍彭城廣武之圍其備甚踈其力甚窘而皆能脫一生於萬死之中此非天有以相之漢之為漢未可知也方其入關之初羽以百萬之師叱咤長驅目中已無關中矣項伯羽之季父以張良之故為帝緩頰

於羽羽至陸梁且降心忍氣與帝周旋於盃酒間及亞
父之謀一發項莊之劍已跳躑而不可禁吁亦危矣伯
獨以身翼蔽於前未幾樊噲得以攘臂而入一怒之餘
羽氣已索帝得脫身於項氏垂涎之口羽之君臣始彷徨
四顧吾屬為虜之言始不知其所從出人謂鴻門之
圍項伯實脫之吾謂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天之奪項氏
之鑿而喪其魄也久矣彭城一役帝方哆然高會不虞
楚兵之躡其後及一覆於睢水之上三匝之圍未解而

大風冥晦帝僅得免此固天之相帝昭昭者不必深論
至如滎陽一戰羽聽增言兵圍愈急是時漢之援兵未
至楚全而漢孤事勢緩急不問可知紀信在軍中時礪
礪無間非有智謀勇略出諸臣之右者一旦乃能奮不
顧身稱降誑楚帝既突騎而歸而信之肝腦已膏於楚
人之斧鉞矣信之此舉誰實使之或者天心眷眷於赤
帝之子則必假手於草莽之臣不然漢事去矣信之一
死劉氏四百年社稷於此乎決是豈可以易言哉遲遲

踰年而有廣武之役羽張其撫劍疾視之威帝非不知力非其敵而乃致辭問罪從容暇豫如平時今觀其責羽之辭義氣激烈天如不聞則已如其聞之寧不為之感動乎想夫伏弩潛發之時天地鬼神已森列於漢王之左右是則帝之所不能為者人也所能為者天也生死臨乎其前帝不為之少懼者亦恃其有此爾楚雖強其如天何哉垓下之敗羽始有此天亡我之言何知之晚也他日帝告呂后亦以布衣取天下歸之天命帝

可謂自知之審矣

高帝論四

楚漢興亡之事既歸之天及觀高帝平日駕馭韓信與
信所以自取亡者亦卒以天斷之何也前乎為帝之勅
敵者羽其一也後乎為帝之所忌者信其一也高帝終
日惴惴然不得休息者蓋其忌信之心尤甚於畏楚也
然竊怪高帝之疑信心迹凡幾形露信獨不自疑者天
奪其鑒也帝知信之英特其志甚大非甘心處人下者

故當其請兵自將之日帝已長慮却顧毅然舉兵畀之且知信於是時雖得兵未可以有為也及帝敗兵於成臯自稱使者入信軍中至其卧内奪其印綬麾令諸將而易置之疑信之迹已形露矣且軍中自當堅守不聞天子詔周亞夫尚能言之信獨不之悟乎越明年而信有平齊之捷乃執其功以要主假王之請德色可掬愈有以重帝之疑也帝雖疑之不即舉兵以攻之者強楚未平無信不可又恐信挈齊以歸楚合謀以并漢則彼

全而我孤是故棄千里之齊以畀之使之自戰其地自
兼其衆又自王其國為信者蓋思夫兩雄不可以並立
必求其終焉之計而後可以無恐乃入於籠絡之中而
不自知王齊之席未煖而又引兵為帝擊楚武涉之說
如水投石且念帝解衣推食之恩竟不忍叛吁信誠不
忍於負帝矣豈知帝之忍於信耶及帝既會諸將於固
陵與信期而不至帝之心皇皇如也用張留侯分封之
說信乃肯來共成滅楚之功楚既滅則帝可以無求於

信矣於是襲奪信軍徙之於一隅之楚是時疑信之心雖庸人孺子皆知之信猶不少悟也雲夢之遊帝以市井之計施之君臣之間信至此方知帝心之有他矣欲發兵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擒方且斬鍾離昧以求媚於帝且昧為楚亡將漢初捕之甚急信欲匿而終發之是自暴其罪也而可乎方信在齊之日誠知帝不可以久處據千里之齊納交於楚且攻且守以為後圖則昂足之勢成天下又生一敵國矣成敗之勢雖高帝不能

保其往也信不出此初謂漢王親信我不奪我齊既奪之齊又謂我無罪既見擒始知漢王畏惡其能以信之料敵制勝如彼其明審而獨拙於身謀顛倒於高帝機械中卒為漢臠此豈非天奪其鑒乎觀其告帝之言曰陛下乃天授非人力也信知帝謂天授則然矣亦知天奪其鑒至此乎嗟夫項羽以拔山之力及其敗也則以為天亡韓信以蓋世之豪及其見擒也則以其主為天授曹操以暴武雄鷙之姿垂歿之際則以天命自解此

三人極其力之所為何向不濟而竟止於今日所觀者是知天之不可以人力勝者蓋如此

高帝論五

甚矣利交之不可保也盜入主人之室主不能制有出廝役之徒奮臂而力馳之主賴以免一旦執其功以徼主子之千金不足以飽其欲也於是日夜不肖之心生主悟其變則必拘之有司而殺之嗚呼始以其有利於我也故賞之以為恩終以其不利於我也故殺之以為

仇既以利合必以利睽人心之可畏蓋如此君臣以道合者也湯武之於伊呂成王之於周公其事不可得而見矣末世君臣之始交也上以利示其下下以利徼其上上下下各徂於利自謂其赤心相保永矢不叛天地鬼神實臨之一旦利盡隙開事或非望則養虎養鷹終日勞人主之機而為臣者亦自懼其兔死狗烹之禍於是乎岌岌不相保矣亦孰料世變之降高帝君臣之交曾市井要約之不若乎且楚漢紛爭之初彭越首以人傑

起兵未肯以身輕屬乎人也及漢兵敗於梁北奔于睢
水帝使人以將軍印綬賜越越乃肯來彼固有所邀於
帝矣英布負九江之險身雖楚臣而附楚之心則未堅
也及漢興兵不利於彭城而後隨何緩頰於布彼乃仗
劍來歸帝於一見之頃以王者之禮待之正所以餌之
也韓信以一世人豪雖在窮阨無聊之中而猶不輕托
身必擇主而後就崎嶇自楚來未知帝所以處之者何
如一拜登壇具禮之賜信之血軀固不得不以許帝也

夫以信之善戰自負其能謂天下莫已敵譬猶神龍虺
虎不可羈紲制而豢養得方其三子之身未有所屬也
使之從漢則無楚從楚則無漢兩無所從則可與楚漢
分天下而立高祖將以得志於天下不得此三子為用
則項氏終不可得滅是故子三子之賞不得不優封三
子之地不得不厚天下已定之後越反於梁信反於楚
布告變於淮南勢利窮而機械生間隙開而疑忌至是
故誅夷斬艾之禍有不得而免然則由前日而觀帝之厚

於三子者非帝之褒也利誘之也由今日而觀帝之薄於三子者非帝之忍也利奪之也故君子於賜越印綬之日已知其有殖醢之變於供帳飲食之時已知其有發兵坑孺子之事於擇日拜將之日已知其有鍾室之禍方三子之未為帝用也帝不得不極其富貴既極其富貴矣三子不得不反既反矣帝不得不誅事變之來何有既極勢利之拘雖高帝之智不能保其往也然則君臣之間必欲情實相孚恩義交結哀榮壽考終始無

間可不於其初而謹之

高帝論六

國於天地必有與立三綱五常是也堯舜之所以帝湯武之所以王不能外是以立國矣余嘗怪高帝之造漢也規模經畫莫不盡其精神心術而為之獨於綱常之大者曾不留一毫之念立國無本不知所以垂裕後昆之道豈其資稟雖高不濟以學氣質之偏終不能以自克歟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嫡庶昭穆人道之大綱也

帝於斯數者莫不有遺恨焉其故可得而論也古人以君臣之典秩之於天曰職曰位皆以天名之其義精矣古之君臣純乎以誠相與者求其無愧於天也帝以羣臣戮力以取天下而既得之後疑臣下之心終始不置韓彭英盧反狀未萌帝先露其機以激之此猶可諉曰駕馭英雄不可以無術也蕭相國在諸臣間最為謹厚者與帝相從於急難之中何負於帝迨至末年韓彭英盧之血肉已盡而相國亦不免於囚此何為者乎蓋帝

於君臣之間終日以智術相籠以巧詐相遇一念之誠不加焉古人天秩有典之義掃地無餘是君臣之綱失矣經曰故雖天子必有尊也必有親也帝得天下於羣盜之手慷慨自負及置酒未央之日此正以天下悅其親之時也觀其告語上皇德色驕氣浮於眉宇曾不思前日彭城之役乃翁幾不免楚人之鼎鑊天不祚漢曷至今日方且挾所就之業與父兄較短長若閭巷之子驟致千金之產則施施然驕其妻妾焉帝王以天下養

不如是之薄也擁篲迎門之際家令之言背道傷教不
過以媚帝爾不惟不鄙之而且心善之彼知自天子至
庶人同乎一本者為何等義理耶是父子之綱失矣舜
為天子不念井廩之怨此固聖人盛德事然人倫天顯
之念誰獨無之帝既定大業苴茅胙土幾徧天下顧乃
啣微時羹釜之讐其兄之子纖賞不及且英雄困躓之
中庸人孺子因得而易之帝之心度如此

按此處
有脫訛

崆峒

之野曾謂一飯之忿尚得以芥蒂於其間乎以一人之

私忿滅萬世之義是兄弟之綱失矣立繼以嫡不以庶
古之道也恩不能以奪乎義夫人之所知也帝至晚年
溺閨闈之愛建儲之議一發殆將以艱難辛苦所得之
天下嘗試而輕擲之在廷諸臣多方開說如以水投石
之難入及用留侯計致四皓以劫其從太子乃得不廢
方且引孟姜舞悲鳴躑躅不能自禁且帝最為易曉者
一旦溺於所愛謬戾如此是夫婦之綱嫡庶之分俱失
之矣古者定世系奠昭穆故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

以食而弗殊周道然也帝以項伯有鴻門之功婁敬有
關中之說既裂地以侯之猶謂未足而又賜之以姓焉
先王建國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則有之矣未
聞變異姓為同姓也穀亂其宗支顛倒其昭穆則其置
宗正以叙九族者殆為何事乎是世系昭穆之別又失
之矣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義與夫嫡庶之分昭穆
之別此其道非有難知難行者也以高帝之明猶蔽於
此蓋其平日無學以救其氣質之偏而磨其聲色之好

加之朝無格非之臣正救其失而彌縫其不逮遂使王道之純全君子竟絕望於帝厥後如文帝之兄弟武帝之父子絕滅恩義淪斁禮法尤可憫笑哀平末祚公卿大臣駢首就戮舅后外姓肆為異圖皆高帝貽謀不善無以示子孫之訓故應有此豈不重可嘆哉因是而觀我朝祖宗之立國張三綱以為網建五常以為常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嫡庶昭穆之間可得端拜而論矣

高帝論七

或曰高帝誠有心為萬世子孫計也當時亦有王佐之才
才可以共此乎曰有之在朝廷則張留侯在山林則四
皓其人也留侯四皓可與有為而不為者獨何歟曰此
則高帝之失也且留侯本心蓋欲為韓報仇者初無意
於臣漢也方其辭漢歸韓之初為韓之心一飯不置及至
韓則其君已斃於項王之手於不得已又間行而歸漢
矣而此時此心終未能忽然於韓也其後從帝於緩急
之中一謀一畫必雍容暇豫為帝言之帝負知人之名

熟識其人於進退間矣是故折節以下之而不敢慢赤
心以信之而不敢疑委曲以從之而不敢逆帝平日之
待諸臣無有不用籠絡之術獨於留侯猶有古君臣質
實誠信之風而為留侯者亦德其有知己之恩且知天
下之心屬漢已久帝之勢可以平天下也於是悉心竭
力為帝成就之而平昔為韓之心至是始泮然冰釋矣
是知留侯本心雅不為高帝臣也韓彭英盧於帝有鷹
犬之功疑隙一開駢首受戮蕭相國雖以功名自終而

械繫之辱竟不能免留侯知其然也赤松之興一動於中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脫去軒冕如棄敝屣鴻飛鳳舉增繳不及其胷中抱負固有遠者大者帝竟不能盡用之也且帝之論三傑於二子則名之於子房則字之此可以見輕重矣而鄼侯之相國乃舉平陽侯以自代而不及留侯焉故留侯竟不果相是何帝於天下未定則有留侯而天下已定則獨不知有留侯耶使其翻然遠舉之日帝能待之以父師之禮留之以萬世之計如成

王之於周公以公其以予億萬年敬天之休者告之留
侯未必不以遠者大者為帝究竟設施也惜乎帝知留
侯於始而不知留侯於終也若夫四皓之於留侯又有
間矣先儒謂四皓救天下拯人羣之心本與高祖同帝
已定天下則四皓可以去此言得之矣竊謂四皓之才
要是帝王之佐秦不能用故寧終其身於商山之芝不
肯北面穀函之地帝願屈之而不能致者彼盖度帝不
過以秦漢人物待之爾是以不屑於命駕也晚年以太

子之故聞留侯之言翔而後集是其心何嘗一日不在蒼生哉帝於是時誠能以欲為萬世計者端拜問之願在下風而又托之以六尺之孤寄之以社稷之重吾知堯舜君臣之事彼可優游談笑而辦之矣柰何其儲位方定而白駒之足倏然長往有不可得而繫歟嗟夫留侯之去帝可以留而不能留四皓之來帝可以屈而不能屈高帝之功名事業於是乎終矣君子於是乎絕望於漢矣豈天未欲斯民見三代之治耶

欽定四庫全書

臞軒集卷四

宋 王邁 撰

論

文帝論一

文帝仁柔之主非有武之剛銳宣之嚴毅也及參稽帝
之行事見其居重馭輕總攬大權雖武宣之君不能過
而後知人君如帝止所謂仁而有勇寬而有制者也方
其乘諸呂既誅之後自代入繼習見南北兩軍之權能

為社稷之輕重故於天下未定羣臣反側未安之始即
拜宋昌為衛將軍以領之及天下已定人心已安又恐
此曹之情恩怙寵漸不可長也於是不二年間即罷昌
之兵柄一呼吸指麾之項兩軍權自天子出也故小而
信近之臣稟命惟謹不敢竊弄威柄於冥冥之中大而
元功宿將奉身寅畏凜凜乎如履淵冰之上百司庶府
不敢慢令於其內諸藩侯王不敢抗衡於其外吁何其
壯也且七國之變不遽發於文帝之時者人謂吳楚包

藏叛心已非一日之故惟賴文帝優游而涵容之故其
謀無因而發景帝用晁錯削地之策始激其變竊以為
不然以文帝之時觀之蓋未嘗無間隙可激諸侯之反
者淮南王長首犯不軌死於蜀道當時有尺布斗粟之
謠此有可乘之隙一也而七國不反濟北王興居與平
勃之徒共平諸呂以封爵不如意而謀作亂卒起平之
此有可乘之隙二也而七國不反帝太子與吳王濞太
子爭博以碁局殺之吳王怨望失藩臣禮此有可乘之

隙三也而七國不反有此三間之可乘而七國終莫為
變者非不欲為也文帝收兵權於上七國退聽於下雖
欲為亂而不可得也嗟夫文帝天下之仁君而能果於
用天下之權此其所以不可企及歟昔者聖人作易至
巽之卦而教人以用巽之道其象曰重巽以申命至繫
辭又以巽以行權言之夫巽者柔順之謂也聖人懼夫
柔者之易玩而順者之易狎也故於出命之際先庚三
日以令之猶以為未足必後庚三日以申之庶幾可以

警天下之耳目而巽之權得以行焉仁之至義之盡也
古之人有得巽之義而能用天下者文帝其當之矣

文帝論二

甚矣私心之未易克也太上無私其次則有私而能克
人之德性本是高明一為私慾所蔽則意念顛倒舉止
輕浮外無威儀足以臨人中無操守足以行善發於其
心害於其事姦言始得以亂吾政利口始得以覆吾邦
凡此者皆私慾之為害也是以人君能格物致知正心

誠意就道親賢問之辨之以明所未明篤志勵行精之一之以守所難守私心邪念一切屏除天理昭融內明外映杲日中天羣陰自伏此二帝三王所以中天地而立極也漢之文帝其亦勇於克其私者歟何其見善之明而用心之剛也方六飛之幸渭橋有犯清道之蹕者帝怒必欲寘之極憲一怒之餘人命係焉私欲害正莫此為甚及一聞廷尉持平之言則釋然而悟犯者得免於死至於朝東宮之日官者趙談得以驂乘人主舉動

萬物所瞻一溺於愛悖道至此及一聞素盜之諫隨即
下談略無留難之色此二者猶可諉曰仁厚帝之天性
故其釋犯蹕之怒為甚易而刑餘驂乘大有損人主之
威故改之亦無甚難也鄧通近官之最昵者也鉅萬之
賜銅山之寵其所以貴幸通者出於內廷之右矣一旦
立朝少有怠慢丞相嘉至府出片紙以檄之如召嬰兒
帝不敢庇之也雖欲遣使召通而又恐丞相之威未伸
必紓徐以待之度通已困辱然後遣使謝丞相而召之

初未嘗寘忿怒於其間也其後新垣平之詐一盡其心
立廟之舉非所以為訓也未幾而姦狀自白則孥戮之
刑曾不少貸自五帝之祀領之以官未嘗躬往蓋絕口
不言鬼神之事者終其身非勇於克其私者疇能爾哉
夫帝能敢于肉刑之除而不能免犯蹕之怒能安於服
御之減而不能無駭乘之非能正元舅之刑而不能杜
嬖倖之侮能除宗廟之祕祀而不能不為神仙之惑是
皆私心有以撓之也使是數者而不能自克焉則怒者

不息是枉法也非者不格是啟寵也侮者不懲是長惡也惑者不悟是迷復也又何足為文帝哉惟於其所為私而能克之則已往之愆渙然冰釋自新之善昭映方來至此則大舜聞善若決之時成湯改過不吝之日夫子所謂觀過斯知仁文帝其當之矣

文帝論三

天下之事最不可以有心為之有心於用其剛則剛者狎之招也有心於用其察則察者欺之本也是故惟天

下之至柔者為能剛惟天下之至寬者為能察觀文帝之事則可見矣文帝以仁柔帥下當時稱為寬大宜若臣下可得而狎之而實則凜然不可犯武帝號為英明之主持法又嚴於文帝宜若可以杜左右之欺而實則易於狎侮是豈可以無辨哉薄昭文帝之母弟一旦以殺使者之故文帝以義制恩寘昭于法太后雖存不可得而庇之武帝之立受制母后曾不得一舉手及后崩帝始得以有為是后戚得專政於武帝之時而文帝則

無之也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功不細也告變之書帝一聞而生忌使廷折簡以召之極其困辱僅免於死而武帝初年武安侯為丞相擅人主生殺之權帝莫能禁如所謂君除吏盡吾亦欲除吏等語君弱臣強於勢甚舛是功臣得擅權於武帝之時而文帝又無之也魏尚守雲中首虜差六級似未為過而幕府以聞乃下吏奪之爵而武帝時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閱四年之久從事於宛及其歸也不過得駿馬數百蹄而兩

侯三卿同日並拜得二千石者百餘人是以邊境之事
得售欺於武帝之時而文帝亦無之也文帝入宮夜拜
宋昌為衛尉領南北軍不二年即停罷之操縱予奪不
以兵權輕假人而武帝初遣李陵援貳師軍陵不受詔
又遣路博德迎李陵而博德亦耻為陵後距是兵將之
今不行於武帝之時而文帝又無之也張武帝藩邸之
舊臣也受賂金錢事覺以賞愧之故由代來官不過郎
中令而止武帝時田蚡受韓安國五百金即召為北地

都尉受王恢千金諷太后使不誅事竟不發是賊汙之
吏得容隱於武帝之時文帝又無之也新垣平之詐既
與之立廟此固文帝一時之惑及其姦狀既覺不旋踵
而誅之斷在不赦而武帝信李少君丹砂可化之言聽
粵人祠鬼有效之說及方士候神無效驗而公孫卿猶
得以為解終身不悟是姦倖之徒得肆意於武帝之時
文帝又無之也疊是六者而論之文帝豈真仁柔武帝
豈果嚴毅哉

文帝論四

賈誼天下之奇才也得君如孝文而以不用死人孰不
悲誼之不過然則文帝果棄才之主耶吾有以知其故
矣帝方即位召田叔問以天下長者叔曰臣何以知之
上曰以公長者宜知之於是叔以孟舒應詔夫一舒之
用不足道也而帝心所向則可知矣一時大臣自絳侯
外張釋之直不疑馮唐諸公皆心知其為長者皆用之
此帝之所見也誼一見帝相得驩甚一歲之中自博士

而陞中大夫帝之愛誼者不薄矣誼之血氣方剛世故未熟挾其有餘之才睨視漢廷諸臣欲出其上帝心雖愛誼而不敢決誼之用舍也一旦有請於帝首以改正朔易服色紛更制度為言帝于是得誼之為人矣吁亦孰知帝愛天下之重有甚於愛誼者乎漢興至此甫二十年高惠之仁漸於人者尚淺也流離之民僅及息肩正猶痼疾初奮勺飲圭黍方入口腹而或者遽欲搖撼之故恙幾不復作乎此固帝之所畏也又况重以紛亂

諸事之諧出於帝平日親信者之口雖欲使誼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不可也何也帝愛天下之重固有甚于愛誼也雖然長沙告行之後帝豈忽然忘情於誼哉度之帝意毋亦謂少年圭角未除曾不知老成之為定慮屈者伸之基栽培封殖以大誼之所受是帝之心也宣室召還之日其霜降水涸之時乎誼於是時閱天下之理義頗多於疇昔矣誼方自喜其前日之摧折乃所以為今日之發生而帝亦未敢以故態待誼必欲其少年英

銑之姿斂而為元老之事業而後帝之願畢矣治安一
策欲帝立制度為萬世計其論非不切至也奈何以三
表五餌之說參錯乎其間使一時君相得見其踈故制
度之說雖可終不見用豈不重可惜歟大抵帝之本心
惟謹守高皇帝之規模涵養天下民命而已利口如嗇
夫之徒必痛懲而勇絕之誠恐此風一長有以激天下
之多事則誼之不及究其設施者君子固不可得以病
文帝余嘗因是而論漢高文帝所用相臣皆重厚之流

雖文雅不足而於天下事變練熟已深故不至輕舉而妄動自申屠嘉為相之前類皆持重鎮靜無智名勇功表表在人耳目者天下陰受其和平之福申屠丞相薨明年晁錯用事一轉臂間如癰疽速潰而不可救朝無老成使新進之士得以變亂舊章騷動政令此豈天下之福哉故曰誼之不見用於文帝雖誼之不幸實漢家社稷之幸也

文帝論五

余嘗觀賈誼弔屈原賦因以究觀誼之終始而後知文帝未為不知誼而誼誠不能以自知也且誼之見知於帝以吳公一言也吳公之薦誼亦惟稱其能通諸家之書為經生學士之事也公以經生學士薦之帝以博士處之豈不為量能授職哉既官之博士矣而又陞之中大夫帝非不知中大夫為有政事之官而顧使誼書生為之者蓋欲以此試誼之施為也紛更常度慢易故老少年習氣色已呈露於是決知誼之才可以言文學而

不可以論政事矣未幾而出傳長沙焉漢家制度以明
經學士為侯王師傅不特誼一人也董仲舒王吉貢禹
諸人皆以文學居此位此正漢人中外迭補之法而誼
獨不屑於其職弔湘之作悲鳴躑躅殆不能以自禁多
見其不知量也夫道之窮通有命存焉無故之變聖賢
有所不能免要在吾所以處之者如何耳人必有大患
難而後有大植立而有道之士履坎險如夷塗遭變故
如無事存神於我而榮辱得喪所過者化如太虛之一

塵孔孟之處世變用此道也柏舟仁人不遇之詩也而
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何嘗怨其為不遇北門大夫不
得志之詩也而曰天實為之謂之何哉何嘗恨其不得
志考槃在澗碩人之寬賢者不自知其在澗濕桑在阿
其葉有讎君子不自知其在必如是而後可以為窮
理盡性之學又况誼今日之遇未為不盡其才者獨少
容忍而靜俟之憂喜欣戚橫於肝鬲悻悻見面如小丈
夫曾是謂之知道乎其後宣室召還之日又不過出為

梁傳而已甚矣文帝審於知誼而誼獨不能以自知也
雖然誼誠竒才也而迄不為漢大臣元老吾於此深有
感先王用人之制也先王之制限人以四十而仕者蓋
欲其磨礪世故之深漸漬禮義之久而後用之以責其
成也使誼獲生於先王之世限之以四十而仕之制誼
未必不為成德之人吾又嘆夫後世誘天下以爵祿之
具其斷喪人才者豈少哉

文帝論六

昔者聖人執皇極之道以御天下寧與天下從事於廣大樂易之中毋寧驅天下日就於隘狹感迫之域寧使精神心術運量酬酢猶有所遺而不敢盡毋寧使文理密察光芒必露一窮而不可繼是以愛天下為甚重慮風俗為甚深非淺識末議可得窺測也余觀賈誼言文帝時每事有不滿人意剗簾器剗吏奪金等事未嘗不嘆其時禁網失之太疏是必有所見矣及觀酷吏傳見景帝時所用郅都甯成之徒行法獨先嚴酷時以蒼鷹

乳虎目之此風一長其後如義縱以鷹擊毛鷲為治王
溫舒以窮治奸猾為能而吏民益輕犯法南陽齊楚燕
趙之郊盜賊蠱起攻城邑取庫兵殺二千石者跳梁而
不可禁至遣御史中丞以督之而猶莫之過也又遣繡
衣直指興兵捕而羣盜竄亡山澤無術以處之於是始
作沈命之法盜賊若發發而不捕二十石以下者皆以
死坐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府亦不敢言上下
相匿以避文法而後知天下之事正不容過於用其察

也有郅都甯成之徒其勢必有義縱王溫舒之吏治有
義縱王溫舒之吏治其勢必有南陽齊楚燕趙之盜既
有南陽齊楚燕趙之盜其勢必有繡衣直指之使有繡
衣直指之使其勢必有沈命之法有沈命之法其勢必
有上下相匿以避文法之弊東之欲其急而犯者愈縱
撲之欲其滅而趨者愈炎隄防日密而罅漏日生檢柅
日嚴而姦軌日勝反而思之文帝初年雖有巧詐暴戾
之習而帝法不加察刑不必嚴者蓋以君子長者處其

身而待天下亦以君子長者之道彼雖薄而吾待之以厚彼雖詐而吾示之以誠養天下安靜和平之福而壽風俗之脈於無所終窮之地其為慮豈不深遠歟景之忌刻武之剛烈宣之聰察皆不足以進此故曰天下之事要其終而後見仁人君子之心

景帝論

論東都之明章不可不論西都之文景蓋明之忌刻似景而章之長厚似文參前證後則景帝之失浮於明帝

而肅宗之善過於文皇也遠要不可以無辨西漢自高
帝創業嘉與宇內從事於廣大樂易之域寬仁一念為
漢家社稷之根本文帝繼之仁增而愈高澤浚而愈深
為景帝者不過守高祖立國之意益從而培植之則漢
家之元氣日充民心之戴漢愈固夫何刑名之習先入
其心任用酷吏郅都甯成之徒以毒天下至使公卿大
臣駢頸就戮高文累世之澤殆幾斬焉河汾氏不以之
預七制之列者蓋惜之也若夫明帝之察慧咎不在帝

而在光武光武矯先漢之枉凡事必過用其聰明方明
帝為東海王時正在童壯之中而能知墾田之弊光武
即期之以察慧至以庶代嫡而不以為過不知人之一
心先入為主雖終其身前洗不盡明帝既以慧察見喜
於光武異時設施君子得以覘其終是則帝之刻薄光
武有以遺之非如景帝之忌刻出於天姿之固然非其
父祖之過故曰景帝之失浮於明帝者以此章帝承明
帝苛政之後亦難乎其為繼矣而章帝則能代虐以寬

除苛解繞如楚王英之獄淮陽之囚知其無辜必為之
洗濯其舊染而更除其禁錮輕徭薄賦與天下休息而
又能容受直言朱暉之面折廷諍則溫辭以慰勞之崔
駟之為人告訐不特恕其罪又從而寵褒之蓋其性姿
本自慈祥凡所設施有厚無薄一時風俗駸駸近古是
以明帝苛政之失未遽形見蓋有章帝以蓋前人之愆
也若文帝承高惠之餘故家遺俗一本寬仁帝蓋習聞
而稔見之故能謹守家法罔敢失墜非如章帝親承前

世之苛政能反而為今日之愷悌也是以為文帝之寬仁易章帝之長者難故曰章帝之善過於文皇遠矣嗚呼以文帝之寬仁不幸而有景以明帝之慧察乃幸而有章讀史者試思之

武帝論一

昔者嘗疑漢文武之事矣文帝之詔三十有六而為民下者不啻大半而遣謁者問所不便安僅見後元十二年一詔而止至如武帝之詔無愆然無意於民者遣謁

者行天下存問致賜則元狩元年也遣博士六人分行天下存問鰥寡廢疾則元狩六年也遣博士等循行告諭人之重困具舉以聞則元鼎二年也遣直指使者繡衣持斧分捕盜賊則天漢二年也且遣使以宣人主之德於天下此人主盛德事也今武帝所遣問勞之使多於後元謂無意於民不可也而治效反與文帝相反獨何歟蓋嘗讀郭橐駝傳而得其說也橐駝古之善種植者也或移徙木植無有不活他人雖窺伺倣慕莫能加焉

或問其故則曰吾非能使木之壽且滋也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耳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時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全而其性得矣不善植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故不我若也然則文帝之於民善植木者之順其天也德化行而民知禮義農桑勸而民知力田恭儉尚而民知朴厚之從肉刑除而民知有生之樂所以培固根本而全生民之天者至矣又安在其遣使

之紛紛者乎武帝則反是矣殘民命於開邊括民財於平準法嚴令密輒陷民於無辜至於遣使之際陽為撫摩陰實煩撓今日使以命來曰官命恤爾饑憫爾貧明日又以命來曰爾有利官為爾興之爾有害官為爾除之車轍紛紛冠蓋駢聚民困於道路之將迎苦於朝夕之號召且不得暇又何暇蕃其生而全其性耶此所謂爪其膚而搖其本非惟無益而又害之者也因是以觀文帝一時治效自其外視之類不甚快人意禮樂則不

興外裔則不服符瑞則不至然二十三年之治邦本民心牢不可動謂武帝之禮樂未興歟則百度修舉郊廟告成矣外裔未服歟則南粵之首垂北闕矣符瑞未至歟則天馬芝房歲不絕書矣然而根本既戕雖強何恃是所謂宋人之苗方喜其勃然而興不知其槁之無日也故觀索駭之植木而後知文帝之得觀宋人之握苗而後知武帝之失

武帝論二

漢自高皇帝脫略邊幅嘉與天下之士周旋於功名之
會天下已定始思為休兵息民計而一時大臣皆相從
於智名勇功之域而不敢激天下之多事文帝執繩墨
以用人才故廟堂大臣邊閫將帥皆高惠時重厚舊臣
為之而利口如嗇夫者必黜紛更如年少者必踈刻薄
如家令者必斥至於晚而從容言論猶慨然於絳侯東
陽侯之長者蓋其不敢用少年輕進之人以息功利之
爭以壽風俗之脉高文立國本意然也武帝今日所得

之才奈何其不然歟帝負英特之姿思夫一日非才不足集事是以多其塗而誘其進大其門而不限其來曩時抱竒矜節困於芻牧賈販奴隸醜虜之微者皆得洗濯磨礪以赴功名不可失之機會君子安得不嘉其振作之雋功而健其招徠之銳氣哉然徐攷而極論之才之多非武帝之福也彼其好尚之意偏容養之量狹一見天下之多才為之驚然欲作而不能以自定方且與之角逐於事變紛來之中而高文所以集天下安靜

和平之福者至是無餘脉矣平日周旋左右雅與帝合者內則寬宏之相外則衛霍之將也否則趙張桑孔其人也又否則舉朝未嚴其人也皆喜生事者也皆巧持論者也皆突梯脂韋甘以妾婦為苟悅者也帝有所為此曹揣其意旨有一能一藝可以自效者皆乘其機而急投之帝方竊自賀以為蓋世功名此曹可以立辦不知反為之蠱其慾以鴆其心障其明而錮其習則帝之肺腑皆非已有而所得之多賴以為已助者至是皆為

已累矣然則武帝亦何樂於人才之盛哉雖然帝誠有志於功名者也所得之人非不多莫克自愛顧激而為一切之好是則可恨也輪臺之詔帝至是而年七十有五矣而能盡知昔日強悖之事深自悔咎一切更改于斯時也嗜慾之機息清明之慮生且環視在廷諸臣無一深沉雅量之士可託孺子之天下乃舉而屬之木強之霍光且光之沉審詳密出入殿門即吏察之不失分寸帝知顧託之重不敢輕以付人惟光足以勝其任也

是以一旦拔之常調之中毅然以大事寄之一動足以鎮浮片言足以靖亂觀其輔少主定天下之日首述文景之事以培植其本根室武帝興利之言而惠澤復流有以祈天永命則光之力居多焉夫以帝之晚年力衰意怠而猶能見及此輪臺一詔發之也

武帝論三

天下有尊德重道至賢之君而後能用守節仗義正直不屈之臣其好賢樂善之不出於誠心而區區禮文徒

足以緣飾於其外者雖有社稷之臣不可得而用也武帝之待臣下鮮克由禮獨於汲黯奏事或時不冠則避之惟中使人可其請此帝盛德事也然黯之進言未嘗一聽畫策未嘗一用弘湯之阿諛順旨皆躡進而驟用之至謂黯為甚戇謂黯為不學謂黯為妄發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淮陽之遷以召許之而十年不得調則前日之不冠不見者徒為如是之深文厚貌也且淮南王謀叛獨憚黯而不敢發是其節義忠信足以

取信於蠻貊而帝獨不之知乎昔者司馬遷以黯為鄭
當時之流匹故作汲鄭傳而班固作公孫弘等贊又曰
質直則汲黯卜式以余觀之鄭當時雖有推轂薦士之
能然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斥臧否視黯之正直不
阿烏能無愧卜式以財利得幸立朝大節寂然無聞而
遷固乃以黯與二子者並稱是黯之生不見知於武帝
而死又受誣於遷固也雖然自今觀之武帝所用功利
之臣諛佞之士權勢氣焰雖在一時赫奕如許而身沒

之後與野馬塵埃漂蕩滅息而黯之剛聲勁節凜然與
秋霜烈日爭嚴至使千載之下讀其傳者想見其人起
敬起畏之不暇則雖生為武帝之不用死受遷固之見
誣亦何傷於黯哉

武帝論四

異端為吾道之蠱賊尚矣入春秋戰國以來諸子百家
各以其唇門舌戶簧鼓於時人心為之淪溺聖道為之
荆榛蓋至漢興之初其習猶熾未易撲滅武帝之時起

絕學於久廢收經籍於散亡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
之言者請罷之則建元元年衛綰之奏也諸不在六藝
之科孔子之術者請絕之則元光元年仲舒之策也二
子之闢異端言甚切至異時史筆亦以表章六經罷黜
百家為帝之褒是二子當時之言帝亦施行之矣以史
攷之殆不具然帝之於經術喜其名而陰諱其實於異
端則用其實而陽諱其名綰之請罷者未嘗罷也舒之
請絕者亦非果絕也張湯趙禹非法家者流乎主父偃

嚴助朱買臣非縱橫家者流乎文成五利非陰陽家者
流乎帝之一心攻者甚衆百家之習皆流入其中茫如
捕風無所依據不過假竊儒術之名以聾聾世俗之耳
目雖然衛綰之奏亦豈真知申韓蘇張之果不可用哉
綰帝之弄臣也平日從容帝側逆探帝之心術實開其
端而陽諱其名故設為此奏以逢迎之爾綰不足責也
而仲舒之請亦莫之用何耶竊謂仲舒雖號醇儒而闖
縱陰陽之術亦自陷溺其中而莫之覺習俗移人豪傑

不免何怪乎帝聽其言而不能絕也秦漢而下以儒自
名不能不為異端所汚者亦多矣荀卿學孔氏也而是
桀跖賈誼明王道也而習申韓黃老何人而史遷以之
先六經百家七略何書而劉向父子以之俎豆於吾儒
之列此皆不足深惜者而醇儒如仲舒猶不免議信矣
必純乎為孔孟之學而後可以言止人心

武帝論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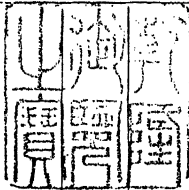
竊嘗觀武帝之臣皆其平日親信昵狎者獨惟霍光汲

黯以嚴見憚帝嘗稱霍光可以屬社稷亦以汲黯為社
稷之臣及其晚年託光以孺子之天下使之得建大功
立大名同漢不朽而黯竟老於淮南之一守社稷事業
後世無聞焉夫二人之節義則同而成就則異其故何
也蓋嘗思之辨天下之功名者在乎有大臣之節居大
臣之功名者在乎有大臣之量剛毅正直凜然不可犯
者其節也含宏光大淵乎不可窺者其量也坤臣道也
六二臣之正位也聖人以直方大言之夫臣道以直方

為上必欲以大居之而後直不至於抗方不至於褊此
坤之所以盡臣道而居大臣之位者所宜法也昔者周
公以忠於王家之心可以對越天地而無愧近則冲君
之不見知遠則有四國流言之變他人處之鮮有不為
之拂於心而衡於慮而赤舄几几德音不瑕周公何嘗
致忿怒於其間異時植璧秉珪之書一出精契神交於
不言之表故能德澤及萬民勲業蓋萬世者以其大也
然則霍光之能立功名者固其節足以辨之亦其量有

以居之汲黯無尺寸之權於漢者豈其節有餘而量不足歟且光之沉靜朴厚人莫見其涯涘郎官拒印則喜而加秩燕蓋流言則謝而不辨其容受之量過人甚遠宜其有以居莫大之功業也黯之為人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已者善待之不合者不能忍是其淺中之失已無以為功業之地矣觀其見丞相不拜見衛將軍不拜因其所自負甚高蔑視王公而不為傲也然至於耻居弘湯之下遽發積薪之言出守淮南愠見顏色則多見

其量之不宏也乘田委吏聖人安之黯未為不得君者
何至欲行其志如此其遽哉吁大臣之果不可無量也
如此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臞軒集卷五

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傅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貢生臣吳士英

謄錄監生臣孫汝明

欽定四庫全書

耀軒集卷五

宋 王邁 撰

序記

真西山集後序

先生壯年游蓬山直鰲嶺立螭坳每上一諫疏草一制
誥朝大夫與都人士爭相傳寫出而駕使輶暨開大藩
府凡囊封驛奏之達於上若庭諭壁戒之布於下者鉞
梓一出深山長谷窮閭委巷之氓烏蠻象郡風帆浪舶

之賈競售之如獲至寶中間勇退閒居執經問難於共
極之堂徵銘乞誌於學易之齋有來自岷蜀萬里者於
是先生之文流布人間知味者皆得而染指矣某壯歲
從游今髮種種得所為文最多嘗口誦心惟而躍然有
得曰窮理以致用者先生之學也修辭以立誠者先生
之文也其陳仁義以告君也直而婉正大而不迂一片
赤誠對越無愧其所謂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者歟其代
王言以戒百官也戒休董威意在言外或舉一以勵衆

或嘉始以責終其所謂無有師保如臨父母者歟其頒
教條於所治也本其風俗諭以理道歷歷皆肺腑中語
其所謂心誠求之若保赤子者歟至於訓教子弟私淑
其徒辨析理義之精微條列學問知行之次第叅之周
程先儒之書又幾於集儒先之大成者也先生言語文
字足以感發人心皆其誠之不可揜者某分教毗鄰乃
裒所蓄數巨帙與寓客莊君元成編類而是正之刊二
十餘卷惠同志或難之曰昔人有削藁之義流俗有近

名之嫌子之表章斯文得無以名為先生累乎某曰不然昔涑水司馬公自叙其文以為中藏之志造膝之言不自叙之他人安得知之不以近名為諱也先生脚踏實地如涑水公而斯集又出於門人弟子之編次四方人士之所願得於先生乎何累難者辭塞乃綴其語為甲集後序端平之元夏五月門人仙游王某書

清漳文會錄序

禮有來學而無往教教而至於往道之輕甚矣拾經生

之陳言綴史氏之腐說聞者望望而去則其取輕也固
宜今吾友德載之講本朝典故也紬繹乎瑤編寶帙之
文採撫乎稗官野史之紀參之以元夫鉅人崇論閎議
而以已見斷之所至臯比一設朋簪翕隨所謂不即人
而人自即之者孰得以議吾道之輕哉漳為諸老講學
之地風教所漸傑人輩出德載母謂邾小而易之解頤
之譽折角之嘲二者必有一於此丙申臈月序

胡文定張宣公二先生祠堂記

道德性命之學自孟氏後傳者失其宗國朝周夫子始
唱于道之濂溪程張諸儒廣其傳為關洛學潭於道猶
洙魯而近獨未有疏導濂溪一派以澤湘人者崇寧間
胡文定以提湖南學事道出湘鄉遷縣學於東南隅淳
熙間張宣公帥桂林迂道訪文定舊迹進諸生而教之
於是師友淵源泓涵演迤得胝關洛嘉定已邠邑宰林
侯得中實秉知所先務顧瞻芹藻為舊甘棠慨然嘆曰
禮言祭有道德者于瞽宗謂國學也傳言祭鄉先生於

社謂鄉學也惟二先生既蒙謚於朝瞽宗祠典必以次舉而是邑典刑模範近接耳目若不以義起禮立祠學宮是忘二先生所以私淑者方與學職共籌之會邑士蕭君佐以其事白於計使趙公汝諧公忻然出帑金捐材木慇懃其決庚辰秋祠堂成明年林侯貽書囑某為識某竊惟文定之於伊川先生蓋聞而知之者宣公之於五峯先生蓋見而知之者其學以忠孝為本而敬以行之筆之於書授之於徒語小辨析義利毫釐必謹語

大功用宏闊人紀賴以扶植當其時不惟學士大夫得所矜式而閭巷小民亦相戒不為不義至今經行之地遺迹未陳詩書之澤困乎連水不足言其深也教學之功萃乎鳳山不足言其高也且自崇觀以來公卿達官追趨逐嗜不知其幾至今人猶羞稱之惟文定公在仕版四十年實歷不盈六考宣公蚤被阜陵知遇駸駸大用竟以排權貴去國一時祿秩視德弗稱百世之下清風凜然士之藏脩息游於斯者盍知所擇矣侯三山人

擢壬戌進士第雅志好修學之大成殿與從祀兩廡悉更新之外植門觀尤壯偉是祠之建其詩所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者歟

昌化軍修軍學記

儋去京師萬里聖宋承平時蒙被文教得與郡國俱立學學在州東南隅南渡初遷之城西紹興辛未太守陳侯適復於舊址參政上虞李公嘗記之又四十年葉侯元璘從邦人之欲即蘇文忠故居斥大之為新學樞密

莆陽鄭公復記之是時試于有司纔三四百人耳既逾三紀士風日衍屬永嘉潘侯來領郡簿書細故不暇省首以疇昔所得諸老先生之緒言進諸生而教之先之以孝悌之義申之以禮樂詩書餘力則及於課試之文眎其業之精進者時加賞異州民以家無絃誦聲為恥黎洞亦遣子來學每季攷不下二千人侯樂其教之成顧屋老若壓慨然更新之御書有閣三賢有祠外儀門內講堂旁直舍齋序下至廩庖帑溷百圮俱舉增光前規

經始於戊子之春越六月告成糜緡錢若干命郡從事
陶君高董其役學職鄭振龍許震以書述顛末求某為
記某復之曰韓昌黎不以十室之邑鄙潮人而為之立
師儒之職柳河東不以九夷之居陋柳人而為之新先
聖之祠厚之至也今潘侯以鄒魯待僑人而人亦以鄒
魯待其身意度休美追二公而躡其蹤潮柳經二公品
題文物得與中州齒僑雖海外郡泉石草木一蒙文忠
公藻黼所謂我本僑耳民寄身西蜀州之句邦人至今

誇詡之風流醞藉多所沾丐大觀宣和間已有登名春
官官至二千石如符確趙荆者霜鐘氣類隨感輒應自
今藏修息游之士誦公之文章可以當制誥而潤皇猷
慕公之名節可以重朝廷而垂來世豈非侯所以期望
爾儂人之意歟侯名子順儒雅好修一以惠養為政郡
舊有歲發銀綱官以半強覈之吏吏轉以病民侯悉以
官錢輸送聞之諸臺未為定式力行好事類此而修學
之役尤關雅道之大者是以喜而為之書仍系以詩曰

曲江九齡日南公輔天之生才豈限鄒魯昔蘇長公戴
道而南至今奎宿猶照於儳儳之學宮惟以舊宅誰其
新之潘侯之力新學之遷垂四十年昔四百士今馬二
千斯丈之脉如地出泉愈浚愈有儳人勉旃書田有秋
爰耕爰播藝圃有芳爰采爰芣龍躍雲從鶴鳴子和
我歌此詩為儳人賀

潭州善化縣尉司新解記

官無小苟以家事視官事者皆可書善化特長沙一寬

鄉耳紹聖中始析而為縣因鄉以名之于是省長沙湘潭二丞為之令省長沙東尉為之簿至于尉則獨無所省于彼而不得不為之官夫以始立之邑初置之官則其力必不暇致美于一解今廬陵湯君克誠秋視篆而冬惟築非以家事視官事者其孰能之解舊在定居門外浮屠逼于旁神祠殿于後于陰陽勿協且厥壤卑濕屋老棟橈居者為之不寧君始至僦屋以居亟請于州丐遷于闕圃中之隙地大帥文昌葉公可之建屋三十

楹糜金錢五十萬郡邑無絲粟助編戶無分毫擾皆君
出力為之獨有樸士唐世英者嘗德于君推吾儕猶有
闔廬以辟寒暑之心以木之堪為宗棟榱橰者四十株
樂輸之以相其用解之成實嘉定辛巳三月之朔也凡
解葺舊非難舍舊而圖新為難世之穹官顯宦月俸盈
車尚間有視官宇如傳舍勿支勿補謂無預吾事者尉
俸入幾何雖苦節猶不足于用又其職比他曹其事尤
夥警椎剽捕竊攘察訟繫長吏文檄無虛日居官者懼

不給命不免于戾而何堪此役今君費已以寧人勞今以佚後其心犖犖與流俗不同于此可得其槩而世率謂官小者不足以行志自君視之其然豈其然乎余于此抑重有感也好善惡不善天下人情本不相遠苟一毫不安于心不改為之不止可欲之善最于此乎見之今少公之解地則更淤洳而為剛燥矣室則更偏隘而為高明矣湯君又能夙夜振職凡政之不利于民者悉稟于長而更新之後來者觀室則念君之恩勤一日必

葺觀政則尋君之矩獲一利害必究心庶無負于君今日之所以遺後人者不然其室日新其政日陋玩愒書滿翩然而去寧不愧見于壁門之記云

宜南亭後記

赤湖留君肯翁之先世以宜南名其堂大丞相魏國公為之記堂久而圯遺址尚存記亦無恙肯翁懼墜先志更而亭之且作歌詩與宗人及賓客相酬和一日以前記并詩卷授其姪王汝示僕曰前記舊日堂中之觀耳

今所謂亭者風景不殊而規模頓異子其為我申誌之
僕不克辭乃言曰書著肯堂之訓易垂克家之文重繼
志也留君先世初啟斯堂棟宇宏麗雄視一方歲月寢
遠屋老且蠹視昔弗類君任幹蠱之責不求大于前人
而必以有餘不盡之意遺子孫入窺其所藏則籛中之
金雖貧而架上之牙籤森如也出視其所陳則盤中之
苜蓿雖高而砌下之芝蘭藹如也以今之亭方昔之堂
雖不為侈而故家文獻則日新詩書禮義之澤則日行

也茲非善于繼志而又望後來者之繼其志歟吾知其
後必有高大門閭而增廣斯亭者且南為溫厚之氣主
仁為文明之方主禮君子以仁禮存心行之于已風之
于閨門族黨之間而達其道于天下仁之始也為父者
慈其子為兄者友其弟禮之先也子之以潔白者養其親
盡誠弟之念天顯者事其兄盡敬小充之則化一鄉為
通達大充之則薰一國為善良又大充之則可使天下
被堯舜之澤而比屋陶曾閔之風也詩曰宜其家人又

曰宜兄宜弟記禮者釋之以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
國人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宜南命名言
外之旨或者其在茲乎

清芬堂記

惠安謝桂卿娶赤湖鄭氏其水翁于其所居敞一堂制
度甚古下植桂一本甚蕃上書清芬二字為扁甚澤蓋
取鄧公肅巖桂詩清芬一日來天外世上龍涎不敢香
之句鄭君知桂卿與僕厚善囑之求文為記僕語之曰

子不觀夫堂下之桂乎桂秋而花秋之為氣清花發而黃黃之為色正非松非竹而柯貫四時非蘭非芷而香聞數里吾嘗比德于君子焉清者君子立身之本也芬者君子揚名之效也芬生於清身驗於名采薇餓夫高風萬古胡椒八百斛聞者掩鼻而過之自立于世者宜知所輕重矣鄭君寺丞之後塚木拱矣其祖父以清白遺子孫是以其子孫愿而文其族緒行以大清之功用于是乎驗鄭君學世其家有子為後來之秀繼自今必

能力學攻文重班馬之香摘李杜之燄而為一身之芬
必能取巍科躋臚仕采秘閣之芸握粉省之蘭而為一
家之芬又必能仗節義報國家垂名畫龍之旂勒勲函
牛之鼎而為千萬世之芬種德有後子姑俟之

仰斗堂記

寺正孫侯守潮之期年重建思韓堂以復陳文惠之舊
觀而竭虔妥靈意有未竟復營一區名曰仰斗繪文公
之像而祠之馳書京幕囑某以記某竊惟文公以剛方

正直之道不行於時而盛大光明於百世之下潮其所
治之邦也始公以諫佛骨去國出秦關過商洛經繞雷
之境涉樂昌之瀕記驛堠之送迎感瀧吏之酬答間關
萬狀甫抵於潮突未及黔首崇教事亟聘趙子為衿佩
師自出餐錢以優廩餼崇孝悌之行興禮讓之風眎翁
于蜀方充于閩力勞而功倍之霜鐘感召氣類相求四
百年間魁人韻士間見層出溯源揆本實公王成潮人
尸而祝之杜而稷之禮眎經祠罔敢少墜韓木葱鬱為

公甘棠韓山峒堯為公泰華異時杖屨經行之跡埋沒于烟嵐荒草之墟必表章而出之殘碑斷碣片言隻字流落人間者雖庸儒亦知指為至寶而有民社于茲土者願以簿書期會為急至于景行前哲尊尚雅道或以悠悠示之今孫侯為邦知所先後新泮水之輪奐敵四齋之高闕於仰斗之旁為之翼室以名勝墨加龕于壁間與斗争光相扶不朽非以崇化勵俗為心其孰能之嗟夫維斗在天實司七政其在人也位輔弼職樞機公

以直諫取忌于時不克致身此位然位也者雖非公所得而致道也者乃公之所獨任大歷正元間文士相望如繁星之麗天獨以身任道表表其間如衆星之有斗以彼較此所得孰多當時與公齊名柳河東一人耳序其文者亦以五星在天譬之其文同其不得位同其道何如哉使公少誦所學以伸其身上相台衡可坐而致浮雲富貴君子羞稱之然則公之所存與後人之所仰公者果在道不在位矣潮人德公之深孫侯慕公之切

竊意堂成之日侯齋明盛服帥諸生而拜之公其亦御
風而來下乎侯名叔謹臨漳人名父之子博雅好修力
行好事有惠教于潮人與某為丁丑同年既識其顛末
而復系之以詩曰天有斗兮運帝車世有公兮握道樞
異端孛彗兮吾道分公以原道一書開其愚羣邪熒惑
乎君心兮公以佛骨一表觖其誣維潮壤地褊小兮蓋
斗絕乎一隅公揭斗柄以照臨之兮隋和簸弄乎明珠
至今文物鼎盛兮與中都上國而齊驅有美人兮公之

徒為此堂兮置生芻公其騎鯨而來游兮去之四百年其如初
朝陽齋記

湘鄉少公黃君遇卿至官之三年出已俸治所居廨廳
事之東為齋面挹鳳山以朝陽名之貽書於僕謂耆老
相傳嘗有鳳鳴其山因以取義且徵一言以申廣之按
詩言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說詩者
曰高岡顯地梧桐嘉木鳳凰之所棲集而日出扶桑杲
杲而上又其中心之所傾向引喙而鳴有不容遏止之

者士君子秉清忠耿亮之操平居則愛君憂國如藿向陽立人本朝翔而後集則直言極諫表表然以風采厲一世皆此類也君蚤游帝學有志事功既第來尉茲邑不敢鄙夷其官夙夜振職行好事如者欲爭人命如捄頭然僕在幕府時見邑民有周氏者誣其從叔以大辟又有蕭氏家二幼子游水而溺或訐其後父棄殺之二獄一時併發君被檄往灼見情偽義形于色曰吾為囚求其生得之矣於是抗章臺府力辯二獄之寃訐者以

危言相恐君不為動後得實皆如君言因拜於庭感泣而去嗚呼聖賢所謂君子之仕以行其義者非君之謂歟充君平反之心他日辯是非曲直於軒陛之前其有立也孰禦則其以朝陽名齋實君志也抑僕聞之鳳鳴於有道之國當漢時黃霸為潁川有異最鳳嘗一鳴及唐陽城為道州韓愈氏送何堅歸于道賀其邦君之賢亦以將見鳳而聞其鳴許之今毋自欺齋真先生出帥湖南以仁廉公勤勉屬吏以孝友睦嫻訓士民而為之

僚屬如黃君者又賢而有守如此鳳當為集而鳴焉僕於君同年同官同道而所見亦同故喜而為之記

泉守真公申請宗子給俸記

國家駐蹕江左以西南二宗舊在睢雒者寓于福于泉計其籍之衆寡而廩之所以衍皇支壽國脉也置司之初隸于南邸僅三百四十有九人嗣是若木之枝日以蕃楸按舊籍至慶元已四倍今日又七倍之方生齒尚稀而有僧牒之頒部使者有緡錢之助費出於州者無

幾迨仰食益衆供億之數宜加於有司者顧從而損之
於是州之所出歲凡十四萬緡矣方承平時號為福州
通融相濟未覺其乏二三十年来公田多隱占而常賦
缺商舶困誅求而課息虧異時使家移隣邦之財以補
不足者又第腴減而計口需俸方日來而無窮研桑復
生未易為計郡縣始以一切從事有預借有重催甚至
罰平民之金籍富室之產以應期會紹定壬辰冬有詔
建安真公起家臨舊治千里程耄累糗郊迎如赤子之

見慈母公甫視事亟訪閭閻疾苦苗耨髮櫛之明年春
吏白宗子俸頻未支雖殫諸帑猶不贍公為之憮然曰
吾誠不忍坐視公族之磬磬待哺也而重斂以瘠吾民
吾滋不忍焉亟馳驛以聞歲丐僧牒百通濟茲費玉音
俞之僅予其半公申言郡不可為之狀會上親政戶庭
無壅仲冬己未除公帥閩庚申有旨悉如初奏德施霈
然財似天雨合邸內外驩呼如雷設道家醮以報上恩
眡天聖中澶州佛老會故事屬前茅將啟行知宗正事

彥侯招羣公子而告之曰千羞百體一時之賜也而不可常長衾大枕一室之樂也而不可廣常其賜廣其樂孰若今日之懿乎圖有以侈行葦之仁紀甘棠之愛盍立石于邸庸詔百世以某在博士職宜書某竊謂時方多事軍國百費毛舉四方郡牧上計簿貢賦以佐大農用度廩廩焉懼不給於命今公以郡計之不充民生之不易反徼惠于上而報可至再曾無留難公何以得此於朝廷哉惟我祖宗以仁立國培固宗城愛養邦本無

所不用其極而親親仁民之道公昔在經筵嘗為上懇切言之上知公心久矣故至是而言易入始公之未得請也朝夕焚香默禱寢食為之不怡暨命再下喜見顏色先是屬籍齒長而未益俸若嫠獨無所歸者今皆使之遂生生之樂然則上從公請愛枝葉以庇本根其仁如天矣繼自今相生相養於此仁之中要當體上之仁所以愛我者而厚自愛焉毋作非母悖德毋狎宵人其行已必慕間平之行義其事上必効旦奭之忠敬庶幾無負

聖天子賢方伯之德意不然一飲一食寧不媿於戴履云

晉江軍儲倉記

晉江於泉為壯縣紹定初盜起潭飛礮七聚騷動永春德化俱受兵晉江在二邑東南隅於是嚴保障警斥堠募兵卒以備禦之用度鉅而帑藏竭故有以傷錦去者仙遊鄭侯鼎新實來時盜方平而邑已凋弊侯乃糾覈版籍之缺逸檢柅吏胥之隱謾撙裁費用之浮冗朞月間僅僅有序會永嘉方公備以官僚司庾事目擊民瘼

怒馬如擣噓齏霈潤用補燒痕有寧化李君順甫請于
臺欲帥屬邑各立倉峙糧榜以軍儲為不虞備公下其
議于四十八縣縣皆縮胸未之應侯獨稟承惟謹當縣
計赤立百費毛舉圭積勺累得米若干列為詹庾別以
仁義禮智信之號宇于廳事之西偏出納則委丞佐值
米翔貴減值以糶樁其鏹俟秋成復糶如初數雖不夥
而意度休美能始善以勸來者是為可書蓋自邠之積
申之時不見於後世縣鄆州里蕩然無備轉輸千里率

十餘鍾致一石者有之近日桴鼓鳴官驅疲民輓餉于道頰肩雷腹纍纍相望盜得以甘言厚幣誘之為舟中之敵然則是倉之建先寒而索裘未雨而徹桑非為政者深長計歟然事功之難成非病於下言而上不行則苦於上作而下不應而原其上下交相扞格之故正坐於周官之以公滅私大學之以義為利者未嘗加明辨篤行之功爾今是役也一尉言之方公行之不曰謀不自己出而以下僚出位言之為忌也部使者作之鄭侯

應之不曰衆皆遲於稟命我不可先衆人而犯其難也
非明於公私義利之分者其孰能之侯久游西山先生
之門先生嘗倣朱文公之法立社倉于潭規畫燦然垂
惠無極侯宰百里厥施未宏推而廣之良多善政縣解
有問政堂大書魯語言政二十二章於其間余一日登斯
堂指其末章所謂因民所利而利之者以語侯曰軍儲有
倉庶幾此意其亦五美中之一歟侯曰子知余心宜為余
識其事遂條顛末以申告後人增廣而輯續之俾勿壞

侯繇太學登癸未進士第不七年脫選調蓋所至有聲云

息庵記

大丞相正簡公之弟泉卿吉德君子也晚作壽藏于府
居之東附庸一庵名之以息崇清侍郎為書扁以其壻
洪思義于余為中表求文識之余三以固陋辭不可乃
申繹其義曰知息之說者其知道之所存乎東方既明
憧憧而起朝名市利野耕道販及暮而歸百動皆止此
日之息也春律肇始世故一新夏暑秋潦動勦萬狀及

冬而休優游卒歲此一年之息也少而稚駭求欲無厭壯
怙血氣與物為敵及老而安復命歸靜此一身之息也
雖天地亦然迅雷疾電頃交作飄焉歛焉觀不容瞬
大雨且霽悉斂于無狂濤巨浪經由百川澎湃而來若
號若怒及赴諸海寂然方平凡此者皆天地之大息也
惟有道者能知之不以吾有限之身與彼之無窮者相
剽相擊相靡相刃而不止也是故御神氣以游太和調
天均以禦外物神動而天隨體充而宇固方其酬世接

物不將不迎則雖不息猶息也及乎觀性之元求我之始復與造物磅礴為一則雖息猶不息也今葉某生長相門壯歲就舉覓官輒不利乃頓悟而浩歎曰是皆伐我之樸素而溷我之清明者也蕉鹿存亡塞馬得失何足離跂攘臂于其間哉于是弭節此庵以娛暮日而以息名之非真有見於道者其孰能貫生死于一途等千古于一瞬乎人皆知公以息為息而不知公以不息為息若謂公之名庵止於莊叟失我息我之義是舟之刻雖

存而劍已不可索矣謂余不信以問玄冥參寥之徒

盤隱記

溫陵陳君磊於所居石城山之後斥地為堂名以盤隱
又即山之腰而亭之以今崇清先生大書石城山三字
榜其上斯堂斯亭之左右前後竒觀不一為清玉峽為
清雲軒為山齋為雲谷為學稼為雙清為環翠為海關
取名之義或以物或以意或以水石而以山者居多其
地四面皆山蔥翠欲滴有騰而薄太虛者有俛而瞰重

淵者有藏貯草木如釘筍者有吐吞煙霞如饋餽者水
如鏡石如玉花卉異品呈巧獻狀怪松如蟠蚪修竹如
琅玕醪醖堆架芙蓉出水深紅淺白如妃嬪之粧繞砌
芳蘭萬本異香襲人如佳子弟雪天梅花盛開清標雅
韻又如羣仙綽約聯縞裳而朝藥宮也陳君以瀟洒出
塵之姿徜徉容與於其間自目曰盤隱主人王子一日
見而訝之曰君真隱者也抑身隱而心未果於隱耶抑
口隱而心未必甘於隱耶君族於泉為品丁舊家登巍

第躋貴宦者代不乏人矧今移萼通籍於金閨葭莩疏
華於翠節闕望峇堯如許君又春秋方富敏於才而豐
於學功名富貴來迫君不相舍君焉得而隱僕敢有問
陳君笑而不答王子抵掌而言曰大丈夫之所謂隱者
我知之矣磻溪一絲風南陽一犁雨一旦投綸釋耒而興
姬復漢如取如携此士之始於隱者也坐綠野而友化
人游洛園而傲造物回視貂蟬之貴鐘鼎之榮如太虛
之一雲者此士之終於隱者也盤隱乎盤隱乎今日非

君之蟠溪南陽乎他日非君之綠野洛園乎君毋誑我
後三年石城山靈能移文以及君矣言甫既陳君未有
以對適有客闖門曰王子之言然於是泚筆而為之記

進士題名記

清漳乙未進士題名郡判先立石之三日謁某曰是舉
也子嘗與南宮校藝今丞茲郡宜有一言識之余謝之
曰余贅丞也言之得無贅乎諸君請愈堅乃諭于衆曰
士之致遠於當世者器識以先之文藝末事耳士之所

為不朽於來世者名節以基之科第假途耳漳先達繇
進士位公卿侯伯如晴霄之星余獨於器識名節中得
二人焉元豐之吳公可權與紹興之高公彥先是也吳
為張天覺莫逆交張當國或慙憑見之吳義形於色曰
吾遇張公於放逐中相與言忠義事今可呈身求進乎
高對策忤君相上書陳十漸廩廩乎古之遺直嘗語其
徒曰富貴有時或來名節虧則一身之事去矣吁壯矣哉
自國初至今此州科目得士二百五十餘人獨二公所立

光明俊偉一言一動可為千載矜式則今已第之羣英與
方來之魁人韻士盡知所興起矣某始受教於西山真先
生得讀好書作好人六字併以此與諸君勉之

仙遊縣傅氏金石山福神道院記

金石山福神道院仙遊傅氏所造也經始於建炎之庚
戌績成於紹興之丁巳中間拓地增屋者不一淳祐癸
卯而後嗣孫時囑甥王邁為文以識之金石山者何以
少師公得名也曷名乎福神道院公之子夔漕作堂祀

先而寓名乎福神也初少師公未冠試廣文館為第一
從古靈先生襄游時墻屏問道千餘人先生獨曰傅元
通金石人也以女妻之熙寧王呂銳於變法道路以目
先生屢為神宗言新法撓民非便不聽則具疏爭之公
所親告公曰時相得君方專上方舉國聽之先生力詆
其非必犯九關虎豹之怒子於翁壻間宜諫止之不然
禍將及子公正色曰吾師之道正道也彼相之說邪說
也以正道闢邪說吾徒當相與張而大之矧可諷之小

貶其道乎告者語塞公且為潤色諫疏以明稱王呂之
罪遂為所惡暨鄒道卿以諫官言事得貶章子厚使人
極之於其所往平生故人望望去之公義形于色曰不
負楊臨賀者何人哉竟厚贖鄒公之行坐是免所居官
踰年鄒得生還公亦被召曾布牢籠之以助已公守師
說不為之動布力擠之於是有亳州之命矣自是黨論
日熾端人壯士之子孫俱罹禁錮之禍公以徽廟舊學
僅免竄逐竟抱祀天之憂薨于亳葬於常之宜興朝廷

賜善權山廣教寺以資冥福夔漕以公故浮沉州縣二十餘年不敢背教忠之訓以求合於權門也嘗仕括蒼乘桴而還遇風濤洶湧衆舟俱覆顧瞻對岸有北方正神之幟植乎其前若有物扶之以濟於險既歸仙遊每食必下淚曰吾親松楸在三千里外雖蒙恩奉香火有所然為子若孫不能時展烝嘗之敬寧不見誚於馬鬣夏畦之鬼乃捐俸割地菴堂於邑之北山奉少師祠以福神名之括蒼有羽士梅洞霄於六飛未南渡之前嘗言

錢塘有天子氣既而言驗携與偕來是為開山之祖鑄鐘累月不就陳夫人投金釵於爐而鐘成叩之無聲梅揮劍擊之聲始大震至今一釵一劍之痕隱隱浮於蹲熊盤龍之上故斯堂雖為祠先而亦為四方水旱禳禱之地此記之不容已也嗟夫生天地間非親何愛非君何尊師也者教之孝以事其親忠以事其君昭昭乎在三之義人極之所以立人類之所以蕃者其不在茲乎惟少師公事師盡道事君盡言不以時之燥濕而為趨

背不以身之升沉而為戚欣蓋不忍於叛師而忘君也
故未嘗染劉興之臙而汚元規之塵惟夔漕公事生以
禮事亡如存一飲食不忘南陔之蘭一跬步必顧太行
之雲故揭名妥靈於斯堂也恍乎音容之若見愾乎聲
咳之有聞夫是之謂忠臣孝子萃於傅氏之門雖附益
之以道家之說若祭之隣於非鬼語之涉於怪神然因
親以寓名君子亦可觀過以知仁矣夫忠孝之後必大
二公往矣出乎其系者露穎於童科充賦於國賓策勲

蘭省而對策于天子之庭者代不乏人繼自今豐末以
培其本疏流以浚其源使錫類之孝體國之忠明可以
刑善於鄉國幽可以對越於乾坤是又二公洋洋之靈
所期望於百世之子孫邁傅之所自出故大書特書之
使來者有考於斯文少師公諱某字元通夔漕公諱謙
受字冲亨道院之址載於傅氏之質劑歲自輸租於官
住堂聽自擇有司不與焉東偏舊有嶽殿今撤而新之
迺傅知琳所董云

